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師山遺文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薛登瀛

師山遺文卷一

元　鄭玉　撰

序

胡孟成文集序

以文章為學古無是也六經皆文章也而不以文名堯舜周孔皆文人也而不以文聖故所言皆文章也春秋戰國之際文章之名猶未著稱漢之興司馬子長始以此世其家然猶託事以紀實不如是空言也自是學者

聞風而起項背相望形立而景隨一唱而百和矣三國晉宋以至隋又無聞焉唐之盛時韓昌黎柳子厚皆以文名驚動一世而杜少陵之詩實三百篇後所未曾有故當時同遊之士至今傳世不朽者至不能以一二數盖昌黎遂以起八代之衰文章之作始濫觴矣唐亡天下遂大亂士氣益卑下詩尚晚唐文用俳體宋初歐陽子首表韓文眉山蘇氏接武而起黄魯直陳無已咸以詩聲充塞宇宙人至以少陵伯仲之一時能文如曽子

固工詩如張文潛以下而家數等級粲然森列可以車載斗量而不可以名計然則歐陽氏又以救五代之衰而文體復振矣南渡後典雅如葉水心豪邁如陳同甫豐贍如洪平齋翹傑如江古心浩瀚如劉漫塘跌宕如謝疊山尖麗如方秋崖此文士之尤也詩人則有楊誠齋之奇特陸放翁之雄大范石湖之整齊尤遂初之和平任文章之責者非無其人而亡國之音作矣皇元混一五星聚斗文運向明文體為之一變然起衰救弊如

韓歐公者卒未見其人焉於是學者各以其見之所及力之所能家自為學人自為師以鳴於世以俟夫後之韓歐而是正之如吾友胡君孟成亦其一也孟成文奇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於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績之久時至而骨自換也予嘗以是語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為詩文若干篇求予序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生試質之孟成

琴譜序

琴何始始乎伏羲琴譜何始吾不知其始其可知者舜而已要之有琴斯有譜其不知者不傳耳舜之譜阜財解慍四語之外無聞焉降而為商周之詩三百篇之作所謂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者即琴譜之大成也然當是時其士君子無不習而能之未足為奇也至伯牙之徒乃始以此鳴於一世而其高山流水之操則又窮極幽遠而不及乎民生日用之常人倫性命之正此古今琴

譜之變也律起於黍音定於律所謂同律度量權衡者天下之一中音而已然今之用乎琴者有江西操有浙操中原操則南北之音又不同矣若夫合古今之譜正南北之音使南風之歌杏壇之吟復聞於當世政不能無望於今日能琴之君子胡德昭嗜琴入骨髓弄之忘寢食集古今人譜二三百曲為一卷予不能琴為作琴譜序

送汪德輔赴會試序

新安士習惟婺源為盛每三歳賓興州縣望烟而舉士子雲合響應休寧次之歙次之績溪又次之祁門與黟其最下者也閭有子弟稍知以讀書為事則衆相與聚而咲之鄉鄰疾視如怪物然自科舉以來凡捷音之所向與四方之望焉者唯在於婺源而已去年吾翁調官祁門余以侍養在膝下汪生德輔日從余遊性敏悟而志篤余甚奇之今年適當大比有司掄選遂以充賦生逊避謝不敢余勉使就行及出院士子之自負以為可

以必得與儕輩之所不敢奪焉者猶在婺源焉耳既越月汪生以捷聞夫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魯多君子燕趙多悲歌感慨之士風俗移人若此至若王豹之謳綿駒之歌陳良之學庚桑子之畏壘則不惟不為風俗所變而又將變其風俗矣然則變於風俗者人情之所易而變其風俗者人情之所難意者天將啟祁門以文明之盛而使生為之兆耶故余於是舉也不惟為生賀而為祁門之人賀今生將上之春官對策大廷行有日矣過

余徵言余為道其所難易者如此既為生勉又為祁門之人勉

送張伯玉北上序

張伯玉將如京師余舉酒與告之曰京師者天下之都會而四方賢士大夫之所時集也子行壯矣夫人之生也豈徒然哉必有異聞而後可以為耳有異見而後可以為目操筆弄墨而後可以為手跋涉道途而後可以為足不見王公大人則異見何由而廣不聞高談闊論

則異聞何由而至不能詠歌當世之事議論古今之得失作為文章傳之後世則雖操筆弄墨所書者不過閭門柴米之數而已不登名山大川以盡天下之奇觀雖跋涉道途不過經營錢穀之利而已予行矣渡淮而北泛黄河足以發吾深遠之思登太華足以啟吾高明之見歷漢唐之遺迹足以激吾悲歌感慨之懷見帝城之雄壯足以成吾博大弘遠之器識然後見朝之王公貴人兩院之學士大夫與之議論當世之事鋪陳古人之

得失得志而歸當不與碌碌者比雖然余賤且貧未嘗至京師其山川道里按圖而索固可得而言之然吏僕不能終也至朝之名勝未嘗盡識其人又不得與君詳陳而重布之獨聞燕南有澹張公嘗為平章政事今致其仕而家居蓋古社稷之臣也子盍往見焉則子行益壯矣

方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先王所以睦族之意竟不可見獨賴譜系

之存世數猶可考也然非大家宦姓聲勢足以動其鄉州德澤足以及於後世者則又不久而輙亡之使其子孫服未盡而已爲塗人豈不重可嘆哉予家來居西溪之上今十二世至以姓名其村譜牒歷歷可考墳墓無所遺失非有達官大人之勢豪家巨室之貲世以力田相尚而能保守不壞如此余嘗私自慶幸以爲所積者深矣及覯方氏族譜益有感焉方在江南爲大族居睦歙間尤盛盖自貞應黟侯在漢和帝時以賢良方正對

策為天下第一死而血食其地故居其閭者祖焉以虚
谷使君之博學多聞亦自以為實其所出是信不誣也
方君之譜不及者世則遠矣而於源流行實復備錄焉
所以著其始也其亦識隆殺之等而盡親親之道者哉
予每恠世之姦人俠士妄取前代名公卿以為上世自
詑遥遥華胄以誣其祖以辱其身如郭崇韜拜子儀之
墓者其亦可誅也已至若以為譜系有限高曽之外即
不復著而不知先王制服以情後世著譜以考其源二

者義實不同如蘇明允之序其族譜者其亦隘矣方公之譜舉無此弊可謂善於書法者抑猶有說聿修厥德人之所以念其祖也全而歸之人之所以孝其父母也然修德以顯身而體無不全全身以道而德無不修蓋修德然後能全其身全身所以為修其德則念其祖考孝其父母也亦非有二道也方氏之先多聞人其子孫當益進於學求所以顯身修德以光大其門閭使家聲復振斯譜之傳不墜此則譜外意也方氏子孫勉之方

君名某有行誼於斯譜尤用心

王居敬字序

王懷德請曰懷德小字也禮男子二十冠而字懷德冠矣而未易名得字朋友有以若愚見字而名之曰奭者或者謂名存善而以居敬克明復初為字者願擇焉以教庶警身而修德焉余惟三代以下學者惟不知居敬以存善故學廢而性遠而以存善名字居敬當謹繹其義孟子曰性無有不善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

成終二說皆本諸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惟善之謂虞書即言欽哉矣是謂聖學秦漢晉唐以來文章之士相繼而作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乎此而溺於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為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知而不行則又秦漢晉唐以來諸儒者之罪人矣今子之於居敬也不徒

曰主一無適而已必求其所為主一無適者於存善也不徒曰吾性本善而已必求去其惡以存善也告人以其名則思復其性闡人呼其字則思充其學如此則名字之功於子大矣不然人能美名不能美人名字雖美何益

送王伯恂序

至正八年春朝廷合天下鄉貢之士會試于禮部考官得新安王伯恂之卷驚且喜曰此天下竒才也宜置第

一且度其卷左右以俟揭曉未幾同列有謂王君南人不宜居第一欲屈置第二且虛第二名以待考者曰吾儕較藝以文第其高下豈分南北耶欲屈置第二寧棄不取耳爭論累日終無定見揭曉期廹主文乃取他卷以足之王君竟在不取揭曉之日考官自相訟責士子交相愧嘆曰王君下第如公論何乃議舉王君為宣文閣檢討而王君已飄然南矣冬十二月余過錢塘與伯恂會於旅邸則已循常調受溫之瑞安學正趣裝而行

矣顧謂余曰學職雖卑微祿足養庶幾遂吾讀書之志也予聞而益敬之夫伯恂以下第受屈名動京師終無怨言安義命也受一校官捧檄而喜榮養親也其進退亦可謂合於道者矣得失禍福豈能動其中哉他日造詣未易量也近世科舉之士用心得失之間得之則沾沾以喜失之則戚戚以悲至於皓首窮經終不聞道甚者喪心失志亦有之矣聞伯恂之事寧不少愧乎因其行也序而送之庶有聞其風而感悟者是亦吾黨相勸

為善之道也

送畫者邵思善遠遊序

休寧人邵思善以給事其縣大夫吳興唐侯即唐子華日侍筆硯於丹青蓋有得也今將遠遊四方以廣其見徵余言以壯其行或謂新安山水窟大好之稱著於昔代欲知山水之妙者舍吾新安何往哉余曰斯言之惑邵生之所以遊也夫天地之大幅幀之廣四方之山川無或同也巴蜀之山峭拔而水峻急江漢發焉吳楚之山秀

麗而水渟滀五湖在焉齊魯之山多特起衆水所歸東海會焉幽燕之山多綿亘水皆支流灤潞夾焉畫者與山水寫神者也苟非遍歷四方盡其態度而窮其情性則生於巴蜀者不知其秀麗渟滀生於吳楚者不識夫峭拔峻急其何能以盡山川之妙哉邵生是行收攬山川形勢以爲胸中丘壑他日來歸閉門解衣盤礴不出環堵之間而盡天下之勝皆自此遊得之也豈獨司馬子長之文章爲然哉

贈吳雲隱序　醫者

任賢使能者相之功使貪使智使愚使勇使功使過者將之良也惟醫之道則兼而有之參苓朴术保養於平時使邪氣不能以干其正而元陽壯盛萬病不生比於任賢能而致太平之治至於衆病交作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巴豆大黄責以攻伐官桂附子資其糧餉是猶十萬之兵雖有貪愚智勇功過之不同而能使之取必勝於創殘百戰之餘置天下如磐石之固者則一而已然

將相之與醫雖有貴賤之殊而其能否又豈相遠哉雲隱吳君以方外士明醫善用藥得保養補瀉之法持此術濟人江海間予體羸而氣弱素多病病輙問醫問之以將相事不愕以驚即呀然笑曰是何子之迂而言之拙擬人之不以其倫也他日以問雲隱獨能應吾言知於醫有得也因其有請書以贈

荆山鄉飲酒序

古有鄉飲酒之禮而今亡矣俗安得知有敬讓民安得

興於孝弟乎夫鄉飲酒者所以教民敬讓使之由乎孝
弟者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然
古道邈矣古禮廢矣古人不可作矣有能因其俗之所
近行之而不倍於禮君子斯亦與之而已矣邑東坦頭
汪氏以每歲暮春率其鄉人子弟携尊俎載酒殽會於
荆山惠果之精舍酒行既畢分韻賦詩且名之曰鄉飲
焉所以合朋友之情講鄉里之好也既復介予友曹志行
求予序所賦詩予掩卷而嘆曰鄉飲酒之禮其廢久

矣此舉豈非因其俗之所近行之而不倍於禮者乎使其鄉之人知古人之為鄉飲酒也非專為飲食也賔主有揖讓之儀樂歌有出入之度聽政有坐立之分籩豆有多寡之數其義各有在也其於酧酢之閒議論之際尊者所以語其卑老者所以告其少必有以明乎敬讓之道而發其孝弟之心則亦庶乎其可矣至若以飲食相夸咲語相下不知本乎敬讓止乎孝弟甚者沉酗無度流蕩忘返則亦世俗之所樂君子之所當戒者非予

之所望也曹君其試以吾言扣之

鄭氏石譜序

鄭姓居歙號稱繁衍以姓名村者四五處然村自為譜不能相通按吾家譜始遷自睦居城北之栗村歷數世又遷城西之官塘高池府君始遷今居世以孝弟力田相遺四傳至楓樹府君生産益饒遂以貲雄於鄉國朝至元初先大父以全城之功出宰鄉邑歿而民思之不忘朝廷列之明祀號鄭令君廟先君子繼武入仕官至

休寧縣令以操行著聞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為貞白里玉也不肖無狀重以羣從單微不足以承先烈且見世之宗族服屬既盡尊卑遂紊貧富不等利害相淩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廼取高池府君而下至族之曾孫凡十五世輯為此圖刻之先大父墓碑之陰使我子孫苟知遡流尋源尊祖睦族之義者庶幾有所攷焉嗚呼能以高池府君之心為心則一人之身而已豈有百數十人之殊哉豈有紊亂欺淩之患哉後

之人尚勉旃至正十有五年歲在乙未十有二月朔鄭玉百拜識

記

見梅堂記

唐仲敏以見梅名其所居之堂而謂予曰吾居傍山植梅於其麓先大父以梅癯自號著見所愛矣火于乙未梅亦燬焉自是不見者三十有二年雖屢植而弗茂也延泰定丁酉所植始華予以見之為喜思先祖之不可

得也因以名之予謂人生於父祖者父之所自出也物始於春梅者春功之始著也見梅而思其祖感於物者深矣請更進而論之可乎復之為象一陽生於五陰之下聖人之賛復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非天地之心而足以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以生物為心復者生物之始也故足以見之今夫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也而生生之機兆矣是非天地生物之心可見者乎朔風號寒同雲密布羣芳謝千林

凋嚴凝肅殺之氣極矣梅此時見之是非復之為象乎

故予於梅則曰梅其見復之為象也嗚呼觀復而見天

地之心者聖人之於易也見梅而知復之為象者予於

敏仲之堂也良宵夜静風清月白濃霜既降殘雪未消

敏仲持周易一卷焚香坐堂上讀之當見予所見

亦政堂記

鮑觀兄弟久從予遊孝友之譽聞于鄉里亂後築堂以

奉其親請名於予予取夫子之語名之曰亦政復請予

記未暇作也及予拘囚都中就死有日觀拜且泣曰諸
生遊先生之門莫不獲文字之寵他日尊所聞行所知
猶侍左右也觀不得一語以自警死且不瞑子孫將有
遺憾焉先生幸哀之予告之曰子之奉親而居是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刑于家而化于鄉是亦
為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禄治民之事而後為為政哉
子兄弟其勉之斯為不負予之教矣觀弟名偕其尊府
君名葉字君茂盖老友云戊戌七月二十五日某記

廟嶺磨崖記

歙人鄭玉其祖父皆為縣令玉獨不願仕築室里之師山以耕釣為業年四十自卜葬地于休寧之廟嶺營其竁俾死則啟而瘞之復記歲月刻溪上云

晴旭樓記

從兄陳壽卿與玉同出曽祖先叔祖以陳氏始異姓焉其家在城之西偏甞於所居之南向東山作閣使玉請名於鄉先生王公仲履題以晴旭且為賦詩字與詩具

藏陳氏又嘗屬玉作記今十年矣吾兄已隔幽顯記尚
未作姪禮復以為請予為之慼今思昔泫然流涕抱禮
以哭曰吾尚忍記斯樓耶晴旭曉日也日之初升天地
開明萬象昭然猶人之一身平旦之際事物未接氣體
清明苟能因是以充之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人欲淨
盡天理流行矣此王公名樓之本意也予聞泰山之巔
有日觀焉予嘗欲買扁舟具杖屨至齊魯之故墟登泰
岱之絶頂收浩氣於清夜覩旭日於扶桑以廣夫平日

之所見然後歸卧樓中讀先世之遺書考往哲之成法斂之於吾身驗之於行事以養乎平旦之氣庶幾乎晴旭之功而吾兄九原不可作矣能從我者非汝而誰禮拜且泣曰叔父有言禮聞命矣遂書而授之後至元六年庚辰歲春三月望日鄭玉記

題西山釣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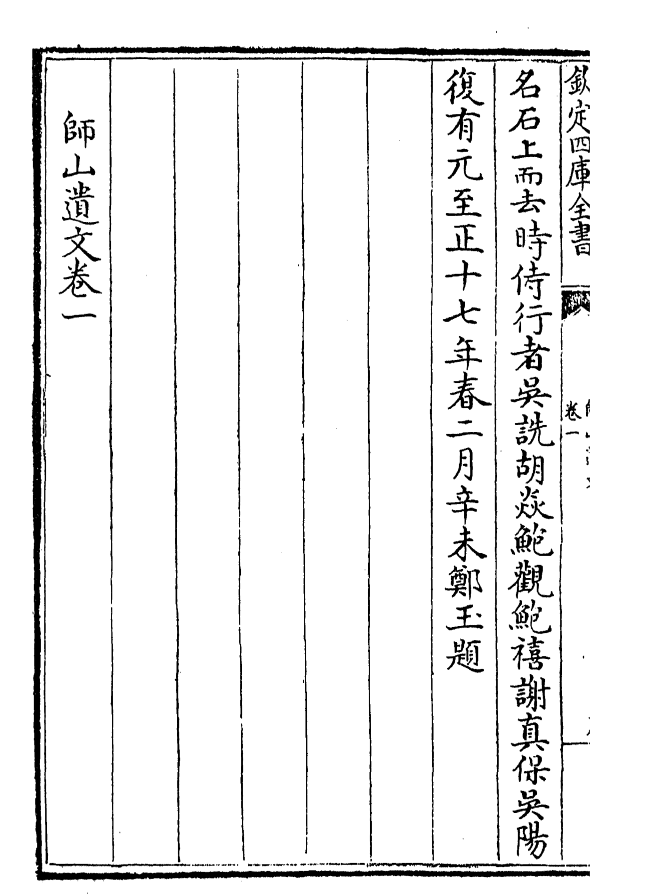
余素愛靈山之勝及拘囚郡中鮑伯原之子孫又為言近得西山釣石欲為余築草堂其傍余且就死不暇往

觀矣乃俾刻其事石上以遺後之好事者使有所考焉

戊戌七月二十五日鄭玉題

黄山湯池題名

邑人鄭玉子美舊嘗讀書山下寺中後遷紫陽南阜遂耕師山之陽釣于岑山之陰久而天子知名出内府酒帛遣使者以南招玉為翰林待制玉以德凉辭辟不獲乃從使者至海上以疾而返復遊山中訪尋舊館時喪亂之餘半已煨燼獨川流山峙不改依舊乃浴湯泉題



名石上而去時侍行者吳誂胡焱鮑覯鮑禧謝真保吳陽復有元至正十七年春二月辛未鄭玉題

師山遺文卷一

師山遺文卷二

元　鄭玉　撰

論

季札論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可以子則子可以賢則賢然與子者必先於立嫡與賢者則在於得人苟合其道雖百世傳子春秋不以為私苟有其德雖受人之天下春秋不以為泰貴於得宜而已王僚之弑由

季札之讓也初吳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以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季子終不受命辭位以逃立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

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季子始而父立之於次為幼辭
而不立是盖以天倫為重未為過也及夷末卒而復立
季子則父兄之情亦至矣羣公子之賢不肖亦明矣以
季子之賢嗣位君吳以成父兄之志以靖國家之難乃
為合於時中爾既不能取法季歷之興周以安吳乃附
子臧之末節以亂國斯為過矣至於王僚見弒討賊之
責季子尤所當先乃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之願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此亂臣賊子無君父之言也豈可出於季子之口哉觀光將弑謂專諸曰事若克季子雖歸不吾廢之語則季子為國輕重亦可見矣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可謂具臣矣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今季子而曰立者從之曽由求之不若又何敢望其如孔子之沐浴請討以正邦刑哉然則變父兄相讓之風為君臣相弑之禍斯實季子之罪也雖不與乎弑有以成其弑矣原其初不過守匹夫之末節

失君子之時中爾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弑者當國之大
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罪季
子也讀者不可不知

辯

義田辯

頃見友人洪君實書范文正公義田記後謂再嫁者濫
有三十千之予疑出范公一時處置之未定非斷然欲
為萬世法也錢公輔之為記又不能諱其事而必以實

書本欲彰公之盛德反以出公之瑕疵乃刪定其文而去此一語予初見之擊節嘆賞謂范公復生亦當服膺此論後細思之始知其為不然夫再嫁者當是族人之嫁次女故視長女有殺焉非謂改適人者也盖族人之有女多寡不同而與之者務欲均一此仁人君子之用心而非常情之所能及也故其文義不曰改而曰再者則再嫁為嫁次女無疑矣女人以貞一為賢改行易節古所不齒而謂范公於斯人有取乎況公平生擬而後

言議而後動雖流離顛沛未嘗有差而立朝事君始終一節語默動止皆可為人之法義田之舉公自徽時即有志矣及為西川參大政始有祿賜之入以終其志是則終身所為素定而有謬乎矧再嫁人之大倫公於小物且不遺而謂於此有謬乎吾故以為再嫁是族人之嫁次女無疑也然則范公百世之儀表錢君一代之名人其必有說矣且先儒於著書有疑則曰某字當作某字而不敢輒易本文君實刪定之說恐乖古史闕文之

旨是為義田辯

說

朱氏鷄哺母說

唐州翼千户朱侯家三鷄雛共哺其母之病而翼覆之衆以為異徵説於余余謂人物之相感有如此者易謂信及豚魚書云百獸率舞豈虛言哉雖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性則然矣鷄稱五德孝不與焉鷄而能孝斯其所以為異也歟夫董生之鷄陳氏之犬禀性豈獨異於

羣類哉實由其主人之德薰陶浸漬與之俱化而不自
知耳然天之所以為此者亦欲以為積善禎祥之應也
侯以今上皇帝潛邸舊臣起家為千夫長俸禄之入猶
及養其慈親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真有如昔人所
云者宜其家生祥下瑞有如此也世之事親而能盡其
道者鬧侯之事固足以為勸矣事親而不能盡其道者
豈不有愧於侯之鷄乎余也不幸早失怙恃及有負薪
之能已無負米之樂履秋霜而永感思昊天而罔極雖

欲為侯之雞已不可得矣因為上下其義而為之說云

李進誠字說

盈天地閒皆誠也而不見其所以為誠者惟不見其所以為誠者故無往而非誠也今夫昭昭者天也而四時之行無不誠故春生而秋殺靈於物者人也而四端萬善莫非誠有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孝弟忠信之行發而不可遏也自是而推之一草一木之生長一動一靜之消息亦莫不誠況學者之為學其可有一毫之

自欺而不誠乎不誠無物誠則實有諸己而樂莫大焉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其以天人對言之者以為學之次第言之也及其成功一也是故聖人者形雖同於人而心則純乎天也而聖人亦非有異於人也衆人去之而聖人獨存爾所謂天道也君子則求所以存之也所謂人道也是之謂誠李生友諒字進誠盖取朱子集註語也雖然所謂友諒則進於誠云者特為學之一端而誠之之一事亦猶曰以友輔仁云爾必

如前所云者乃為學之極功而誠之全體也但自學者而言不因其近且小者教之而使之識其端倪而推廣之以求進夫是域而遽以全體語之則將浩瀚無涯而不知所適從矣是教人法也是名字之意也進誠其自彊不息益加誠之之功將親見其所以然者是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又在言語之表而非吾說之所能及也

弟璉名字說

玉生十有五年先君子命名以易其小字而祝之曰璉

瑾瑾瓚各適於一用而不能相通玉者璞也將無所用而不可也玉乎玉乎汝其勉之後十有九年而先君子即世又三年而玉除喪於先德無所肖似深懼夫不能入於君子之域而將為小人之歸也名其弟璉而告之曰夫先君子之名予也葢將望予以不器也今予齒長矣非唯不能不器而且將無成器矣顧生何面以入家廟死何辭以及黄泉乎而尚忍名汝也耶雖然名者父兄之事也予不名汝爲乎名汝廼見於廟請于先君子

而名之且字之曰希貢昔者端木氏問於孔子曰賜也何如夫子以瑚璉答之先儒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而亦器之貴且重者歟予之名汝也蓋責之以學子貢之事也子貢之多言不可學也子貢之貨殖不可學也晚而得聞性與天道豈復貨殖多言之子貢乎蓋其聞一知二之資積以歲月之久多學識之之惑卒歸一貫之功故自顏子以下一人而已其豈無可學者乎汝之資質遲鈍必千百昔人之功而使庶幾或冀其可進也不

然負先君子之教者非特予也汝且不免矣

洪元白字說

洪生名釆先友王公仲履既字以元白而為之序矣他日予過其家元白復請字說𢌞為之說曰王公之說蓋本於記禮者之言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釆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夫欲學禮者必先有忠信之質則禮不虛道繪畫必先布粉素而後可以施五采調羹者必先有甘甜而後可以加五味故甘非和也而可以受和白非釆也

而可以受采雖然甘而不加之味吾見其日流於漓而已未見其能和也白而不加之色吾見其日入於緇而已未見其能采也忠信之人之於禮雖有其質矣其可恃其質之美而不加之學乎釆之本白生固有其質矣白之能采豈不有待於生之學乎此則子友之未發者生其勉之

師山遺文卷二

師山遺文卷三

元　鄭玉　撰

表

為丞相乞立文天祥廟表

臣竊惟綱常乃國家之大本忠義為人事之先猷故武王滅商首表比干之墓高祖立漢即斬丁公之姦蓋忠邪雖在於前朝而勸戒實關於後世也此皆聖主賢君所以維持世教扶植人心之要道也伏覩至元十三年

國家渡江取宋其君后既就臣虜宗社已為丘墟獨丞
相文天祥以亡國之遺俘立當時之人極從容就死慷
慨不回義膽忠肝照耀日月清風高節蕩滌寰區豈惟
作軌範於一時實可為儀刑於千古蓋自生民以來一
人而已世祖皇帝天縱聖神既不屈之於未死之前又
復惜之於已死之後周王趙祖之心何以過於此哉累
朝承繼樂舉褒封四海觀瞻以為叙典臣竊觀亡金忠
臣趙慤在世祖皇帝時已嘗敕中書傳旨翰林學士王

盤撰文刻廟以褒寵慈其於亡宋豈有異制則知本非
朝廷吝夫禮秩自是臣下失於敷陳臣比以罪戾流竄
江西所居南安與吉安相密邇每與父老談及此事無
不咨嗟涕洟臣亦為之感發興起蓋懿德者人心之所
同好名節者國家之所必崇豈有古今之殊初無遐邇
之異茲者伏遇皇帝陛下德如天地之大人無不受其
恩澤如雨露之均物無不被其化雖臣愚魯之極亦在
陶鑄之中赦其已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名還魏闕復

置要途每竭忠誠圖思補報實以此事係於綱常欲自我朝著為令典如蒙特降聖旨宣諭中書俾吏行封太常議謚於吉安路立廟長吏以時致祭賞罰既明綱常自定人心以之而振世道由是而興天地人神同有依賴其於國家豈小補哉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謹昧死奉表以聞

書

與丞相書

玉聞士之特立於世必有奇節異行夫以聳動朝廷風示天下又有高才碩學夫以經綸治道康濟斯民然後可以為一代偉人百世之名士也閣下向以危言直行得罪柄臣遠違闕廷久不用遂得優游翰墨厭飫典墳於是二帝三王之所以為治周公孔子之所以為教大經大法莫不燦然明於胸中上佐堯舜之君致雍熈之治下撫億兆之民成太平之福者閒有其具矣葢奇節異行既已著於立朝之時而高才碩學又得成於閒散

之日其身雖在江湖之間其心未嘗一日忘乎朝廷之上也比者聖天子勵精圖治思用舊人賜還南甸復爵東曹天下有識之士莫不舉手加額交相慶曰善人用矣民瘼其有瘳乎王所親範同仁及同姓姪潛謂王曰方閣下在南安時嘗謂之曰吾竄於此于今數年凡閭閻利害官府得失亦既粗知之矣他日北還得見主上當備陳之諸公有所見聞毋惜裨助庶為斯民之福也王以為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國家之政有重有輕舉其本

而末自修先其重則輕自理此為治之要道用力少而成功多也何謂本綱常是也何謂重忠義是也夫朝廷既重乎綱常臣下必盡乎忠義忠義既盡官得其人人盡其職天下不治王末之聞也亡宋丞相文天祥以亡國之遺俘為當時之柱石從容就死慷慨不回此乃國之忠良人之儀表我國家承平已久所合褒崇以示奬勸閣下自江西而還言之急且大者豈有過於此哉王山林一書生也胸中雖有忠言讜論所處貧賤無由自

達每因躬耕之暇讀古人之書見前代豪傑忠貞之士輙想慕其風采恨不與之同時相與上下以一吐胸中之所有今幸與閣下生同盛世姪潜又嘗以賤姓名達於左右此而不言則為失人矣故不避僭踰之罪以其本末繕寫成文因友人程文謁選之便冒昧呈達以備採擇斯言也惟閣下能聽之亦惟閣下能言之倘因顧問獲以上聞得賜俞允豈惟蒼生之幸實宗社所恃以為億萬斯年之福也區區拙文數首姪潜向嘗錄去不

知達否今合近作數首再寫奉呈或於清議有所助焉如蒙采覽不勝榮幸干冒尊嚴無任戰慄之至

與汪真卿書

曩歲同學時某懵然未有知識日用心句讀文詞之間而無有得焉每聞吾兄之言輙斂容起敬自以為非已可及别去七八年竟不得一見而其優游厭飫為日既久若有所得及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以人

而遽為去取也夫古之時家家稷契人人臯夔比屋有可封之俗所言者無非理所行者無非道逮德下衰人心淪沒始以道寄聖賢凡民雖日由之而不自知焉甚者逆常亂倫而不能由於是矣況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鈌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文離唐人文章之弊浮誇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為之説

誘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惑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之徒無復古人為巳之學徒以口舌辯給而卒不能以勝之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聾聵其士者如飲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真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於是汝南周夫子出焉因太極圖而使人知理氣之並行著易通書而教人以明誠之並進河南兩程夫子接踵而起相與倡明之而益大以輝斯道斷而復續晦而復明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

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言無不契道無不合號集大成功與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如康衢砥道東西南北無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門萬户列肆洞開富商巨賈輪輳輻集所求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秘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藴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為口耳之弊盖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深淺為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

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矣此豈朱子畢
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學者之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
也深矣況中庸之德過與不及均之為失楊朱學義而
至於為我墨翟學仁而至於兼愛末流之禍無父無君
可不畏哉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視之如軍中
之羽旄如喪家之功布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
與之為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說橫於胸中主為己
見而使私意得以橫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

救正不致大謬如此死而後已以冀於道可入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毀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菴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為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畧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畫虎

不成之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君行之之方以敬為主則不放肆而自心廣體胖以謹獨為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强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高明以為如何草草希照不宣

與洪君實書

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語次敘却是着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記文中

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比當時文人如劉禹錫乃謂
皇甫湜於文章少所許可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其見推
重如此流傳至今五六百年其不朽又如此疑古今人
文章顯與不顯傳與不傳蓋有命也亟欲造公劇論又
有社燕秋鴻之避人生一聚會良難豈天尚厚於斯人
未欲我輩遽議之耶便道因得下老泉床下之拜亦了
平生一事但楓落吳江冷令人憒憒耳此老獨學無友
多出已見山林間如此等人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與草

木同腐者萬萬也可惜可惜至著述之作惟日孜孜斃而後已則大非吾儕可及出示春秋集傳首論春王正月以為周時周正且謂春者陽之首周人以建子為春卯巳屬夏午即為秋乃陰之首此說大謬盖四時之行三代共之如四端四德之不可易先儒只有改正改月之異巳是紛紛今并四時亂之益啟後人之惑且世無此理書文侯之命巳傷周之衰費誓有望於魯者深矣秦誓則知秦之必王也却與鄙見相符又周禮斷非周

公之書成於漢儒之手亦恐太過蓋皆是不闕而取決先儒謂非聖人不能作也但恐是周公未成之書耳畧述一二請教餘俟面究不宣

答童一清書

近如於潛遊西天目見子厚簿書說深渡連日合并之樂便令人恨當時不得參坐其間與之論說為快歸途胡孟成又言足下好學願相見之意及來府城不多與人交往獨伯亮公子日夕相追隨不忍舍去亦言足下

字畫之妙廹近鮮于伯機氏益用戀戀然則僕之知君徒以數公之賢君之知予又未必不自三君子之過許也茲者專人惠書深慰平生又知嘗一造南山不得相見悚息無已且有歲晚來讀書之語此意甚好近世如此等不多得何幸今得足下然足下生長東州實士林之地余往年嘗留淳安見其閒深山長谷多先生長者因就學焉而有所得則余之學也亦淳安之學耳今因執事而詳陳之僕於朝陽則師之矣大之君實則友之

者也盖學問本朝陽而文字與大之相表裏君實又往來討論賛襄之力惟多如是者兩三年而後僕於學問之淵源文字之關鍵始畧識其一二顧執事居其所而識其人欲以學問而窺聖賢之域文章以求古人之歸乃不於是焉取而於僕焉問之是舍本根而論枝葉不知五穀之能養人而謂山殽海錯之利於口也足下試歸而求之當知余言之不妄所寄之篇竟不見到後便或因録去

與鮑仲安書

玉啓綱常不明人類幾滅近世有遭妻之喪而欲與之俱死者其親聞之至欲先死幸賴親戚救解而免斷髮殘身又其次也此蓋知五常為人倫之重而不知三綱又為五常之重也夫以五常而言則夫婦居其一與之同死生可也以三綱而言則夫為婦綱婦為夫死可也然亦必要死得是乃可夫為婦死易天地之位失輕重之權矣況貽親之憂已死則親必死之不孝之罪又孰

大馬而夫婦之間或發於情欲之私者乎毫釐之差禍流族滅可不懼哉此學者所當明辯而審察之也且如遭妻之喪幾致滅性他日又何以居親之喪乎大凡取友有可交者則交之至於無人則上交千古下求知於百世之後可也又豈可以無友之故輒與人交不成輔我之仁成我之德適足以為我之累亦所當戒也不識賢友以為如何相望既重相責亦深諒能察此不多訝

玉再拜

與程以文帖

玉再拜應奉相公以文先生尊兄玉二月游黃山從行者三四十人二童子抱琴持綸歌詩前導玉黃冠野服出入山水之間真若神仙之臨乎人世所欠者尊兄同行耳留寺中十餘日題名刻石而還此黃山前古所未有也尊兄聞之寧不為之動山林之思乎南歸之約去冬既未得遂得代即行之說今冬須當如約也會聚之樂豈惟小弟思之師山今兩山之神日夕望之近得呂

亞琨書知尊嫂以下安好及孟成兄來又云招隱山房已有次第然尊兄之歸只留歙縣與小弟同住却不必回婺源葢婺源今次凋弊特甚又隣境時有警報不能安居况此閒士友思慕之切亦不容尊兄去也吾二人者相與老此又何不可乎更近得上南孤山作儉德山房貢趾齋翰林泉作卧龍精舍儘足優游也云云謝仲悦便草此不備玉再拜

與逢辰拱辰

我兄弟孝友終身卒全節義兄死報國弟生保家此萬世法程也逢辰拱辰宜守吾兄弟之志益篤孝友之風如浦江鄭氏豈止吾地下之榮實吾祖宗之榮也勉之勉之戊戌七月二十五日

與族孫忠

我之死也所以為天下立節義為萬世明綱常應在親族所宜自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以不辱為親為族足矣又何必區區悲慕邪族孫忠自幼相從師山講學故

特書此以遺之使以此意告夫宗族焉戊戌七月三十日鄭玉書

屬王季温刋春秋闕疑

婺源王季温初從其鄉先生程君以文遊已而以文先生俾助教于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予執弟子禮惟謹相從五六年交游同骨肉戊戌七月復自婺源來且知以文先生已南還留寓越中適會予被擒入郡自始拘囚至從容就死未嘗一日相舍去因告之曰予所註

春秋闕疑𫝑巳脱藁若夫梓而行之是則諸生之責也且予始與程先生同講學而所見無大異者是書之成擬從先生質正之而予且死不得見矣他日先生歸季温𫝑以此告之爲序其端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人作經之旨與予著述之意以慰吾地下之望是則季温之責也故書以遺之是月廿五日鄭玉書

題跋

跋太極圖西銘解後

為學之道用心於枝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者吾見其能造道者鮮矣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其斯道之本原歟然太極之説是即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即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然則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於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婺源胡季時因朱子所註諸書表二書而出之且發明朱子之意而為

之解其亦知為學之本原者歟嘗出以示予屬予題其後今五年矣未有以復其命也因閱家中故書復見季時所著伏讀之餘因書所見如此將以質於季時

題石門詩卷後

齊君子和携其從子伯善石門詩卷屬余賦詩開卷讀之則吾友程太史之詩在焉太史蓋衡山道士之流也卷留山中半年累嘗入思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余蓋侯喜之不若也喜謂願為弟

子不敢更論詩余又敢詩賦邪但道士便旋恠久不返應在玉堂深處安得從之游問其解何書也至正十一年九月十日郡人鄭某題

題朱公士謙告理文公祖塋行卷

先師朱文公凡其講道蒞政之所人猶必建立書院百世祀之以示不忘況其祖乎凡一人一物曾經先師之所題品者人猶稱道愛敬以為世重況於其祖先之所藏乎有人心天理讀先師之書行先師之道者過其廬

墓必敬式之況忍奪之乎至於侵凌廢壞芻牧不禁雖路人亦為之泣下況其族之子孫乎是宜百歲之後有如士謙者復其廬舍墳墓也然則士謙此舉固人情所當為而其忍貧刻苦志在必直卒遂所志則人情所甚難也予病卧田里士謙將又以其未得直者訴于大府相過出示此則鄉先生滕公序引也故為書其後府推歐陽公文章政事時流第一使其見之當無不得直矣

跋趙子昂字後

書法至唐精妙極矣顏魯公字天下共習之四五百年卒莫有得其彷彿者往時松雪老人號能書其夫人亦能書其家子弟無不能書士大夫爭學之市井紛紛相售至數字以為賈然真贗莫辯矣吾友鮑仲安從胡默先生得松雪所書少陵楠樹嘆筆意宛轉骨肉勻停觀於此真贗又若不能相混也識者必有感於吾言後至元乙卯十月二十四日

跋山谷字卷後

秦子敬好古雅多畜名公詩帖暇日持此示余葢山谷道人所書龍會遍参歌也觀其融會佛書如爐鑄鐵而筆力遒勁字勢飛颺猊虎闘争龍蛇變化莫測去來之迹是殆日月星辰彰于天山川草木形于地而不知孰使之然也古今人詩句字畫稱唐宋唐之盛詩如李杜書如顔柳無加矣至宋元祐熈豐間乃有道人者出不唯可以追駕古人遂至兼取衆長集之一已可不謂盛乎嗚呼近世諸公詩句如村店酒望字畫如妓館歌兒

而去古人益逺矣吾於是卷葢三嘆云

師山遺文卷三

師山遺文卷四

元　鄭玉　撰

傳

日者堯民傳

予往來錢塘十年時切切有功名志欲從高藝術訊之皆以堯民薦訪之累日不知其所後得明慶寺側大書揭其門曰堯民五星天地盤及門坐問者數十輩咸以先後進無敢差堯民執筆據案洋洋如有德色氣岸岸